

淑女文学馆

欢乐联萌系列005

小七姐
MiniMiss出品

长歌·著

养只萌呆
镇宅
5
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长歌·著

养一只萌镇宅镇宅



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· 长春 ·

小小姐
Mini Miss 出品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养只萌呆镇镇宅. 5 / 长歌著. -- 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15.11

(意林·小小姐·欢乐联萌系列)

ISBN 978-7-5385-9561-1

I. ①养… II. ①长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55607号

养只萌呆镇镇宅⑤

YANG ZHI MENG DAI ZHEN ZHEN ZHAI⑤

出版人	刘刚
总策划	阿朱
特约策划	师晓晖
责任编辑	吴强 张旭
图书统筹	安小纪
特约编辑	黄佳佳
绘图	洛书 永夜
书籍装帧	胡静梅
美术编辑	赵艳红
作家经纪部	卢晓凤
开本	880mm×1230mm 1/32
字数	177千字
印张	6.625
版次	2015年11月第1版
印次	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
印刷	北京嘉业印刷厂

出版	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发行	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地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: 130021
电话	0431-85678573

定 价 19.9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, 电话: 010-51908584



C o n t e n t s 目录

第四十七回
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（上） 001

第四十八回
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（中） 017

第四十九回
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（下） 037

第五十回
人若犯我，礼让三分（上） 051

第五十一回
人若犯我，礼让三分（中） 067

第五十二回
人若犯我，礼让三分（下） 083

第五十三回
人再犯我，我还一针（上） 101





C o n t e n t s 目录

第五十四回 115
人再犯我，我还一针（中）

第五十五回 131
人再犯我，我还一针（下）

第五十六回 147
人还犯我，斩草除根（上）

第五十七回 163
人还犯我，斩草除根（中）

第五十八回 177
人还犯我，斩草除根（下）



养只萌呆镇镇宅⑤



薛怀璧抬眼看了看房梁上摇摇欲坠的蜘蛛，寻思着找一个适当的机会把它抓下来扔到崩溃不已的夏侯亚也头上。

距离这两个人在大牢里相看两相厌已经过去两天了。

薛怀璧是监狱的回头客，比起夏侯亚也，她倒是适应得快。心想左右不过是多一块墓碑的事，拉着夏侯亚也一起死，指不定还能凑个“第二碑半价”。

更何况，薛怀璧深知有和颂和薛嘉懿在，她肯定死不了。

因为和颂已经夺回了皇位，形成了跟太后势均力敌的局面。

虽然没有绝对的把握扳倒太后，但比起之前的处境，已经十分难能可贵。

唯一让薛怀璧有些不满的是，和颂对外宣传公西婕好割肝救主，已经香消玉殒，还大大方方地给公西婕好追封了个“孝明德哲懿庄温正仁靖皇后”的谥号。脸真够大的！生怕别人不知道公西婕好就是他自己似的。

夏侯亚也自打进监狱以来，就没消停过，一会儿哭诉自己命苦，一会儿大骂薛怀璧是个瘟神，薛怀璧全当调子听。

夏侯亚也段数不高，薛怀璧觉得跟她拌嘴没意思，也懒得搭理她。因为除了她，这个牢里的熟人挺多的，凑起来刚好能打一桌马吊——

一旁有谋反弑君的广陵王。一个时辰以前，他的家属已经被连坐，就等和颂一声令下，该斩首的斩首，该刷马桶的刷马桶。薛怀璧想跟广陵王说几句话，但是看他胡子拉碴，满脸颓然之色，又想起他之前暗中伤人，就不想搭理他了。

另一旁的是那个千古奇女子沈云裳。据说几个月前因为太后清查后宫，沈云裳“倒霉催的”在替和颂受过。

但事实已经证明沈云裳不是和颂的化身了，她还凄凄凉凉地蹲

在这儿，主上的香也真是没烧好。

薛怀璧得到过沈云裳的“恩惠”，对她十分有好感。每日陪她感叹一下命运的不公，骂骂后宫里的狐狸精们，倒也自得其乐。

薛怀璧嘴里没个把门的，什么都往外说，沈云裳就是从她这儿得知自己闹了多大的乌龙。如果有后悔药，她一定会把它当饭吃。

可惜，做贼心虚，苍蝇从来不叮无缝的蛋。

沈云裳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，在太后对她的审问过程中，她透露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，这件事情，足以让她把牢底坐穿。

她以为这个秘密被太后知晓了，所以在审问过程中讳莫如深、抵死不认……坐实了做贼心虚，让太后不多关她几天都觉得对不起她。

后来薛怀璧就蹲进来了，在薛大嘴巴的告知下，她才知道自己一直想扳倒的那个公西婕妤，竟然就是和颂本人！

为了进宫帮主公完成他的宏图霸业，她已经跟家里决裂，在妹妹沈云裳进宫途中杀死了她，代替她进了宫。她的真名叫沈云瑶。

原来太后只是怀疑她是和颂，并没有怀疑她不是沈云裳啊！

她潜伏宫中几年，为的就是打探遗诏的下落。

太后一直以为遗诏在和颂手里，故而对他百般刁难，企图让他交出遗诏。却不承想，和颂那儿的只是一份盖了先皇玺印的空诏。和颂用那份遗诏，将太后耍得团团转，并放出风声去——那是先帝制衡太后的遗诏。世人都坚信不疑，包括太后。

沈云瑶原本也这么以为，直到她从一个活死人的手里，拿到那道遗诏。

那是她花了近三年的时间，步步为营，九死一生，排除万难才拿到的，未及送出，人就被太后逮了进来。



如果不是她误会了太后对她的刑讯目的，估摸着早就出来了。

牢底坐穿不要紧，关键是要保全主公，将遗诏平安送出。若是被太后搜出来，那大梁就真的变天了。

可惜棋差一着。

在她即将绝望的时候，薛怀璧作为救命稻草出现了。

沈云瑶太了解薛怀璧了，往好听了说是善良，直白一些说，就是愚蠢。堪称一把指哪儿打哪儿的好枪！让她把遗诏偷出来交给主公，已经是目前唯一的法子了。

“好枪”此刻正唏嘘不已地看着她，感叹道：“沈姐姐，你可真倒霉呀，这牢坐得真冤。”

沈云瑶应景地挤出了两滴眼泪：“可不是吗？可惜我和乌白玮不一样，不像她有一个在朝廷当官，还总给她收拾烂摊子的爹。我爹去得早，身边只有一个哥哥在照着，可惜哥哥官位低微，还远在边疆……如果他在的话，我应该不会落到如此田地吧……”

薛怀璧听得深以为然，唏嘘不已。爹去世早，只有一个哥哥，这跟自己实在太像了。然而别看她现在也在蹲着大牢，但是薛怀璧坚信哥哥一定会将她救出去的，她一点儿都不担心。可是沈云瑶就不一样了，蒙受“不白之冤”，家人又在千里之外……

薛怀璧真挚地看着沈云瑶的脸，语重心长地道：“如果不出意外，我哥哥很快就会来接我出去了，我有什么能帮得上你的吗？”

“此话当真？你真的愿意帮我？”沈云瑶眼睛一亮，死死地拽住了薛怀璧的手。

“自然当真。”薛怀璧点点头，回握住沈云瑶的手，“先前在宫里的时候，沈姐姐你待我好，我心中感激。”

看着薛怀璧真诚的脸，沈云瑶突然有些惭愧。她不敢再看薛怀

璧的眼睛，只是轻轻地将头凑了过去，细细嘱咐：“你帮我把我房中的枕巾拿出来，里面有我先前写的家书，你拿着家书到城西永定门附近的益生粮行，把东西交给掌柜……”

“益生粮行。”薛怀璧默念了番，道，“我记住了。”

沈云瑶继续说道：“掌柜是我的一位老朋友，只要把我给我哥哥的家书交给他，他自然会帮我送到。”说完，她想了想，又补充道，“如今我的寝宫应该已经被封了，切勿鲁莽行事。半个月后宫中有一个端午节宴会，到那时你再避开众人去拿东西吧，那时候我寝宫的防守定会松懈许多。”

见薛怀璧毫无异议，眉眼仍旧从如前单纯，沈云瑶放下心来，心中的一块大石落地。

如果沈云瑶知道，薛怀璧已经不是几个月前那个目不识丁的小笨蛋了，如今的她，已经认了很多字……恐怕怎么样都不会把东西交给薛怀璧了吧。

薛嘉懿来接薛怀璧时，已经是次日中午了。她吃饱喝足，正缩在一旁的稻草堆里打盹儿，即使和颂特意关照过，牢饭仍是难吃无比，却架不住她是个粗人。对于她而言，不用做事，每天好吃好喝地在这儿供着，三两朋友一起玩耍，便让人乐不思蜀。

狱卒给薛嘉懿开了门，低沉的铁链声在空荡荡的牢里显得分外引人注目，除了熟睡打鼾的薛怀璧……

薛怀璧坐牢的这几日，薛嘉懿虽未曾来探望过，却没有一日不担心牢里的她吃了苦头。眼下见到她心满意足地酣睡着，悬着的心终于放下，不由得蹲了下来啼笑皆非地拍了拍她的头：“你能不能睡得娘们儿一点儿……”

梦中，小貂兜兜正虔诚地给薛怀璧当着围兜，皮毛上全是她的



哈喇子，而薛某人拿着筷子，为首先吃哪一道珍馐而头痛。薛嘉懿的打搅，犹如一双大手掀翻她的美食，薛怀璧恼怒地醒来，以为是夏侯亚也皮痒痒了，竟敢打搅她的好梦！未及看清来人，就生气地伸手打了他两下：“再打搅我睡觉我就……”

薛嘉懿捏住她的手，挑眉道：“那我就不打搅你了，你好好睡，过几个月我再来接你。”

薛怀璧放心地咂吧了会儿嘴，继续酣眠，直到锁门的铁链的声音再度响起，才稍觉不对劲，连忙直起身子，揉了揉惺忪的睡眼，确定说话的人是薛嘉懿后，睡意立刻就没了。

“哥哥，你可来了，我都想死你了。”

正往门外走的薛嘉懿停下来，打趣道：“看你这酒足饭饱的，这几日过得不赖，再多住些日子？”

薛怀璧吓了一大跳，连忙祸水东引道：“我就不住了，夏侯亚也倒是住得挺习惯的，可以多关她几天……”看到薛嘉懿耸肩后，薛怀璧有些失望，“她也要跟我一起出去吗？这个不大好吧，哥哥，你让人再多关她几天吧，你看她一脸渴望……”

“一脸渴望”的夏侯亚也听了这话真是又气又想哭。

闻言，薛嘉懿又勾了勾嘴角，这样似笑非笑的模样让夏侯亚也有些恐慌。她之前就听别人说起过，薛嘉懿很宠她妹妹的，希望他千万不要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才好。

夏侯亚也红着眼睛说：“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，我也有爹的。”

薛怀璧猥琐地弓着背，笑咪咪地朝夏侯亚也走去：“那可怎么办呢？你爹在长沙呢，远水救不了近火。等他得到消息把你救出去，半个月都过去了。”

正当夏侯亚也想反驳的时候，薛怀璧又说：“即使你今天被放出去，我明天还是可以把你抓进来坐牢的。”

夏侯亚也当即就哭了。

不过，薛怀璧不懂事，薛嘉懿不会跟她一起疯。尽管薛怀璧不乐意，夏侯亚也还是跟她一块儿被放了出来。

离开监狱的时候，薛怀璧回头看了一眼沈云瑶，却见她一脸如释重负的表情，眼里有许多薛怀璧看不懂的东西。

薛怀璧不知道，那是她见沈云瑶的最后一面。

回程的马车上，薛怀璧从薛嘉懿处得知这些日子所发生的事情的始末后，前几日误杀乔广福的阴影迅速消失殆尽。

“所以，乔广福原本是想杀掉戈天逸的，还未来得及行动，就被我跟夏侯亚也误杀了，是这样吗？”

薛嘉懿支起一条腿靠在马车上，嘴唇微微往上勾，看着薛怀璧的眼满是笑意：“对。不过，因为乔广福是太后派去的棋子，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实力扳倒太后，所以这件事我们双方都不打算追究了。”

“不打算追究的意思是……你们不追究太后要杀戈天逸，太后也不追究我跟夏侯亚也杀了人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。”薛嘉懿笑答，他以为会看到薛怀璧喜极而泣的模样，可是并没有，她只是静静地笑了一声，又将头扭了过去。

追究如何？不追究又如何？

戈天逸都不可能再回来了。

她跟他相处过的呀！他做皇帝做得那么好，可为什么就落到那个下场了呢？

“戈天逸是自愿走的。”看着有些感伤的薛怀璧，了然的薛嘉懿轻声说道，“在皇家一直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如果刚出生的皇子是双生子，定要溺死其中一个，以防政乱。和颂和戈天逸也



深深明白这个道理，他们虽不是双生子，长得却一模一样，这触犯了大忌，迟早只能留存一人。”

存在，便是一种威胁吗？

是威胁，便一定要除去吗？

薛怀璧揪紧了一旁的车帘，她看着薛嘉懿的眼睛，定定道：“不会的，如果戈天逸还在，肯定能跟颂颂好好相处的，他们都是很好的人，对皇位都没有很深的执念。你看，他们之前多和谐呀，你当皇帝当腻味了，就换我当当……”

的确，薛嘉懿也不知道如果这两个人活着，事情会如何发展。从戈天逸主动求死看来，他是一个大仁大义之人，宁可自己求死，把皇位还给和颂，也不愿与他针锋相对。

但人心是会变的，有“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”的爱情，也会有“闻君有两意，故来相决绝”的一日。

斯人已逝，再谈论这个话题便显得毫无意义。

而和颂，能够从一点儿赢面都没有的情况下打拼出今天的局面，令人不容小觑。薛嘉懿看不透他。

因为根本立场的不一致，薛嘉懿对和颂仍旧有所保留。和颂似乎也看出了些什么，亲昵中带了些疏离。

薛怀璧仍在喋喋不休地说着，似乎是想说服薛嘉懿，又似乎是想说服自己。

想到和颂，薛嘉懿则有些漫不经心地看着窗外，眼眸深处满是忧思。

回家的日子，是薛怀璧难得的闲暇时光。按理说她应该么蛾子不断，这次却异常乖觉，除了回家后的第二日到街上置办了些东西，便每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十分神秘。偏偏听觉又敏锐得紧，

但凡听到门外有人，便将手中的活计严严实实地捂起来。

后来嫌东躲西藏太麻烦，干脆整日待在床上，放下幔帐遮掩住那些好奇的目光。

薛嘉懿也好奇她到底在做什么，先前问过一回，见她无意回答，也就随她去了。妹妹长大了，有些自己的秘密也不为足奇。

其间吴翠雪和李狗蛋来过几次，薛怀璧见了他们一回聊表心意后，便狠心地将他们拒之门外。

吃了闭门羹的李狗蛋感觉非常讶异，匪夷所思地拍打着薛家大门跟哭坟似的哀号：“璧啊，你就这么把一个风度翩翩的男子抛弃了？”

说完，李狗蛋又屏息静气地贴着门听了一会儿，见薛怀璧还是不理他，急中生智道：“你快出来，我看到你哥哥抱着颂颂在亲，就现在！你家茅厕门口！”

没等薛怀璧开门骂人，刚刚还在屋里喝茶的薛嘉懿突然横空出现在他眼前，一掌把他挥到了对门的墙上后，薛怀璧推门出来，兄妹俩开始对他进行激烈的男女混合双打。

尤其是薛嘉懿，李狗蛋的嘴巴都快被他撕裂了……这件事导致李狗蛋之后每每见到薛家的大门，还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。

吴翠雪抱着胳膊站在一旁，冷冷地看着他：“活该，谁让你胡说八道来着。”

“我就是想见见璧璧，呜……”被打得涕泪俱下的李狗蛋可怜兮兮地道，“她都好几日没有理咱们了。”

刚刚“混双”完毕的薛怀璧蹲下来，“怜惜”地拍了拍李狗蛋的脸：“狗蛋哥，你先回去吧，等我有了空再好好打你……哦，不是，再好好跟你聊聊……翠雪，你跟我进来，我有个小小的问题要请教你……”



说完，在李狗蛋绝望的注视下，薛怀璧再度关上了大门，留下他独自迎接薛嘉懿的第二轮“谈话”。

吴翠雪刚进门，便被一股淡淡的檀木香环绕。在靠近镂空的雕花窗的地方，一把古琴静静地立在角落里，一看就是从未被人拨弄过，却因有人经常擦拭，所以并未积灰。铜镜置在木质的梳妆台上，上面摆满了恶俗的金银首饰。

最里边是一张精致的雕花木床，吴翠雪一下子就被床上那个手工箱吸引了。

那是一个座椅大小的箱子，箱内的陈设跟未央宫里的大殿非常相似。

箱子的四周是金黄色的幔帐，两旁的桌椅用极薄的木片钉成，在两排椅子中间，是一掌宽的红色小地毯。地毯的那一头是一方书桌，书桌后坐着一个穿着黄色衣裳的少年天子。

这便是薛怀璧要送给和颂的登基礼物。

吴翠雪指着箱子不可思议道：“你这些天就在忙着做这玩意儿？”

薛怀璧不好意思地点点头，身子一扭一扭地蹭着衣柜：“你过誉了，做得也不是那么好的……”

吴翠雪老实地说：“我没有要夸你……这玩意儿做得确实挺糟糕的，给我三个时辰我都能做得比你……”

刚刚还一脸得意的薛怀璧瞬间脸就黑了。她茶不思饭不想，三更眠五更起才做出来的东西，吴翠雪居然……居然……

吴翠雪见薛怀璧一脸不忿，伸出一根食指轻轻地推了推里头的小桌子，桌子一个把持不住……倒了……

薛怀璧心疼得眼泪都要出来了：“你干吗要推它，我弄了很久



的！你看我的手指！”说着，她双手一伸，十根红肿的手指看起来实在让人心疼。其实本来没那么严重的，刚刚揍李狗蛋时，又花了不少力气，伤上加伤。

“这样肯定是没法送人的……看你那点儿出息，哭什么呀！我做一遍给你看看，你看好了。”

闻言，刚刚还在抹泪的薛怀璧立即就来了精神，终究好奇地凑了过去。

日子在平淡和打闹中渐渐流逝。有了吴翠雪的帮忙，薛怀璧的进程比原来快了挺多，箱子的质量也有了飞跃性的提升。

过了几日，端午节便近在眼前了。到时宫中会举行大庆典，一些王公大臣可以带上自己的亲属入宫。

先前为了捣鼓箱子，她除了吃饭，别的事情一概没有兴趣，就连头发都几日未洗，整个人既慵懒又邋遢。

薛嘉懿再也看不下去了，让她的贴身侍女乾乾把她刷洗干净后，扫把一挥，把她赶了出去，让她拾掇拾掇自己。

端午晚宴是个是非之地，虽然他不介意妹妹的朴素，但也不希望别人借此取笑她。

薛怀璧提着小布包颠儿颠儿地出去后，薛嘉懿又不放心地央人把隔壁大街住着的吴翠雪找来陪她。两个姑娘家买东西，有商有量，相互也有照应。

薛怀璧的土是骨子里带的，生平最爱的搭配便是一袭火红的衣裳搭着脑袋上那朵大红色的花儿，没有人可以撼动她的审美，包括吴翠雪。

跟以往不一样的是，她有钱了，所以变得更恶俗了些，全身上下非金子不戴，看起来活脱脱一个暴发户土财主家的女儿。



薛怀璧的说法是，再好的玉，乱世流落到当铺里，能换一吊钱已经算掌柜良心发现，但是金子不一样，保值呀！

她最喜欢的是一只空心的金镯子，因为这镯子体积大，看起来很贵，却不需要花太多钱。所以，薛怀璧骨子里还是有些虚荣且抠门的。殊不知，这只镯子在之后帮了她一个很大的忙。

挑到最后，吴翠雪歇斯底里地说除了牛，没有人会往鼻子上挂东西，薛怀璧才放下一对鼻环，略带惋惜地离开了金铺。

两个人又逛了一会儿，直到集市散了，才恋恋不舍地回了家。

薛怀璧进门时，吴翠雪还专门叮嘱了一句：“哎，璧璧，宫里的人都不是什么良善之辈，如果宴会上他们说了什么难听的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”

薛怀璧握着鸡腿，两眼发光：“你的意思是，她们会嫉妒我的美貌和金钱是吗？”

她的话里有这层意思吗？吴翠雪自我审视了至少三遍，都无法理解薛怀璧强大的曲解能力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没心没肺的人，别人的闲话自然伤不到她。

“对，大美人，把你嘴边的油擦擦，以后少吃这些垃圾食品……说不定是哪条地沟里捞出来的。”

说完，吴翠雪不再理会傻里傻气地在吃鸡腿的薛怀璧，转身离开了。

薛怀璧对着她的背影挥了挥手：“要是地沟里能捞出这玩意儿，我就天天跟鸡睡在一起。”

薛怀璧身边的人对她都很宽容，这点具体表现在能够无底线地容忍她的奇葩思维和低俗的审美。

薛嘉懿翻了翻她布兜里的东西，只说她喜欢就好，并不提及半